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立春

大曆元年
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
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
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

題詩

惟恐浩蕩極勝○趙曰齊人月令凡立春
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鶴曰汲黯傳見高

門註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傳
宣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註亦云
此今公用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
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

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

逗錦江波

鶴曰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拍茂林楊子琳

共起兵討崔衍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背面水老樹飽

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

首一茫茫

洙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草堂之近註詳見前張孟陽劍閣銘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它日累花發去

年叢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

作一飄蓬

一字泛○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即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嘗為尚書工

郭郭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箠煩相向織緯恐

自疑煙添絲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蕪

催宋玉悲

趙曰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兩憂
憂之辭也唐彦云春甲子雨赤地千

里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洙

曰公曰扇可相向則織締疑其可著矣宋玉高

堂賦妾在巫山之場且為行雲暮為行雨又九
辨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曰蕪催宋玉悲謂雨
過當凄然
如秋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

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

是故離群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

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

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

芳甸雨攪卽花叢風林展書卷釣簾宿鷺起丸

樂流驚轉

比於青山樾。坐黃鳥抱書。飛更自清切。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

相見

○愚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于涉

○珠曰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此約詩雨

○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此約詩雨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

之紅解走飛十里總惟分曾空疚心惜木主一

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

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

陷玉座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

車駕既云還楹角歛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

持相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

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群公登堦捧玉

冊我見聆金鍾侍祠恐先露媿死掖垣通濯龍

天子惟孝孫味無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

猶慈隴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臙肉

采恩行角弓

不恩下著角弓頗無意謂

安得自西極申命空

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

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

犁征伐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

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

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

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壘無窮京都不再火涇

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

雖大篇無甚內地如

天子惟孝孫元元歸始終一以牽捕未更衰之

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薺增

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

間安祿山陷長安(洙曰)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

紂載木主而行(脩)可曰錦幪鞍怕也(鄭曰)一作

駮說文驢子也(趙曰)禮記天子常宁而立師曰

白間黼衣也畫蟲畫雉以飾之定功曰何平叔

景福殿賦皎皎白間註云白間牕也以白塗之

深曰一聖謂玄宗肅宗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

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趙曰)前春禮郊廟此

亦乾元元年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黃公曰

公時為拾遺諫官故稱近臣(鶴曰)按舊史乾元

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

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圓丘新史同而

今云前春殆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王(洙曰)唐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閩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切夢符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有先朝露以言至之不幸也(霍龍池名也見洛陽圖經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洙曰)前者厭鷄翅謂明皇時祿山陷長安後來遭大戎謂代宗時吐蕃又陷長安也(夢弼曰)沮豆腐臃肉謂汗漫祭器果愚行角弓謂操弓矢狼籍宮廟也(蒼舒曰)漢記註果愚屏也希曰漢書註以木曰孤以角曰弓(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云勞還罪已之念故公時云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蓋述當時之事也(夢弼曰)漢食貨志安民之道上著為本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舍桃先薦履廟註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孫叔通曰古者

客居

春秋穿窬方今嬰桃可獻願鞋下出月取櫻桃獻宗廟(歐曰)京師真桃涇渭之民頓路愁容得以歸号墳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
斬萬尋崖蒼濤鬱
飛翻葱青衆木稍邪豎
雜石痕子規晝夜啼
壯士斂精覓峽開四千里
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
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
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
失大將商旅自星奔
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

舟子候利涉亦憑制節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
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
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
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
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
復援趙曰峽開四千里千字疑誤豈自渝州明
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
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鹽擁塞也鮑曰

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脩可曰劉孝標馬絕
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
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為山南
西道劔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脩可曰
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殊
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窅一
林麓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
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
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

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蔗芽紫渚秀蘆筍綠
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
辭木臺郎省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
沒何所得居然縮章絃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
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
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
循文廟筭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禪
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趙曰少城成都小城也註見前巴鶯一作

巴緣為是漢書劉章云深耕鋤種立苗欲疏公
言紛未辨則苗猶名耳趙曰臺郎謂省郎也公
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冰曰上公謂
嚴武也武嘗表公為劍南叅謀左傳獻可替否

杜鵑珠曰成都記社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
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

位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

杜鵑正是突兀奇怪欲啓後人之疑作此村樸
老態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

之知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

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

重是古帝蒐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

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

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

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

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此起起結皆出意表○東

坡志林南郡王詠伯書以賓謂子美詩歷五季

兵火多舛缺奇異性細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

關者詎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

杜鵑雲安有杜鵑直是題下註斷自我昔遊錦

城為首句詎伯誤矣其子美詩備諸家体身必

率合程度侶促者然也是篇可處凡五杜鵑豈

可以文善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

托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實歟按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為飼之胡江

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云舊城荒是

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

蒐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識當時之刺史有

必有以折衷之（洙曰）晉羊祜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羔飲其毋必跪類知禮者（脩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鶴曰按集有答鄭十七郎詩云把文驚小陸即是謂賁也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
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
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
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
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脩軫

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

葵莖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

與願矛有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

趙曰禮記細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適曰小惠相需聞海慢無所不至洙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尋也脩可曰張衡應問口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歎肩（落弼曰）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頽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江迪賦駐脩軫乎平原洙曰左傳魯人以為敏

別蔡十四著作

鶴曰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入爲崔旰所殺時蔡著

作扶其輓以歸公與蔡相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
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
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
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
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
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
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
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

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

下秦塞玉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

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軒使書札到天

垠洙曰漢賈誼上政事疏可為瘡哭者夢弼曰

皇帝謂肅宗趙曰主人指郭英又咸秦之感

陽也洙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鶴曰玄甲聚不散時崔旰反栢茂林等起

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漢霍去病傳註玄甲謂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

當時

夢弼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羨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羨鄭之喜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
纏結青驄馬出入錦
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
賓客滿堂上何

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
飲子頻通汗懷君想

報珠親知天畔少藥餌
峽中無歸楫生衣卧春

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
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

使為僚記腐儒

師曰柴胡可煎為飲子服之通汗珠曰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

珠東坡題跋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羨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

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遠憑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

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制漸多始有

送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

赤子之流商不推亦對朱邪對子羔狼狽流商乃獸名對馬名又如厨人具雞黍子摘楊梅以雞對揚之類皆為假對子羨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柰尔何殆亦所謂

假對也。鷓曰歸。楫生衣。卧謂歸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生衣者。行水衣於其上。也。味曰左傳同官。為僚。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鳧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換雌隨雄。毛衣慘黑。兒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

謂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數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媵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并序大用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殘遂不詮次焉。

葛帝之曰

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

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忠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履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心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忠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

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授右衛將軍。從詩九曲後，期當斬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嘗密語翰，求誅揚國忠。人請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册命，至

諫，以為可收後效。遂見赦。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濬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比京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

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技行間，犬

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

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

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

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言專准外曉達兵家流飽

聞春秋癖宵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

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

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

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

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謹

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且阡陌屯兵鳳凰

山帳殺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搯禁暴

靖無雙爽氣春淋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後恐懼祿位高悵望王

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未繫五湖舟悲

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

傳豈述庶簡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到戰甚言文吏

之無用崖景山代思禮乎○夢弼曰史記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彙中乃穎脫而出也定功曰漢

頭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夢弼曰馬鞍

懸將者皆用後漢彭寵傳事又將琇詩馬鞍懸

唐頭等符曰漢書胃頓作鳴鏑註說箭也希曰
哥舒翰傳翰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
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
伊州西州北有天仙夢符曰唐書會要載景龍
問黃普請昏以左衛大將軍揚矩為送金城公
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
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元
與唐地接近自是後叛無懼飲藥而死趙曰飛
鬼士之神馬也備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
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驍南將軍嘗對武帝
曰臣有古傳舜珠曰恭益蜀也禮閔失守玄宗
出蜀肅宗時為太子此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
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為偏裨而謀不
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趙曰聖菲天子之旂上
林賦建翠華之綬姓周禮熊羆為旗夏阡陌言
兵旗之名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

鳳翔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蓋謂
思禮守武功以控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
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
哥舒翰堂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之無一人得
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云
野多青青麥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
是至德二年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
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謂思
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
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
鎮大原其撫御之功深矣大原古之晉地也故
云上秋汾晉閭事與云水白蕪頗簡相如古之
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譏文勝
者徒以取禍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
亦嘗為大原尹北京留守至大原以鎮撫紀綱
為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

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尤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損失所以故不復檢其罪鶴曰按舊史思禮薨管崇嗣代為大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未而反景山蓋益見思禮者日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管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畧

善騎射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換戶部尚書兼大原尹彘加檢校司徒遷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敗朔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

之曰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薨贈太保謚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

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

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顏歷未散河陽

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

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

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

一葉內省未入廟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

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
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扶顛求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蕭竟何人灑涕已

東峽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

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授河東節度兼太原也

洙曰至德二載文思明等攻太原城光弼麾下

衆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

繫大破之是斷賊一方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

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師曰二宮

謂肅宗與皇台鶴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

來降光弼料其終善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

爲三路出唐志河北道平川有碣石山洙曰乾

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有相州後

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力

戰勝之思明因疑慶緒印諱位縱兵河南賊勢

益熾光弼遂擢官吏引兵入三城賊陣光弼不

敢西犯宮闕遂戰于中澗四大破逆黨此光弼

之獻捷而傳所謂獻俘大廟是也趙曰高視笑

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夢弼曰青蠅喻

魚朝恩程元振之譖光弼也光弼畏罪有詔入

朝廷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葉也趙

曰槐里豈葬地乎按本傳詔百官送葬延平門

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

右扶風是今之鳳翔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魏

道輔詩詒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今不更

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之云三軍晦光彩

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爲詩史也趙曰直筆在
文臣將來洗箱篋謂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
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事
將來洗濯箱篋之汙辱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

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
蔭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
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爲給事中收長
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
遷京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遷武
成都尹劾節度使便遷拜京兆尹爲二聖
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領節
度劔南破吐蕃於嘗狗城速收益川加檢
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一贈尚書
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

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

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

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

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

受詞劔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沙

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

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丹原廟丹青明匡汲

俄寵辱匡及既不倫俄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

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群鳥

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

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

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

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

報主願庶或禪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

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旒出江漢孤舟轉

荆衡虛為馬融笛悵望龍驤空餘老賓客身

上媿簪纓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離陰補其後目致身累迂殿侍

御史所謂嫉邪乃御史之職也洙曰傳音孤戀反趙曰飛傳則傳遽之報也蕩弼曰翊閣蜀也

蕭關即靈武也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命謂蕭宗於靈武鶴曰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

西北與靈武為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脩可曰寂寞雲臺伏言行宮儀衛之草創也蕩弼

曰笳鼓疑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洙曰江之通別賦拔血相視正觀太宗年号岐陽指鳳翔時

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趙曰臣既拜京兆尹尋坐瑄事
 貶巴州故云俄寵辱也衛霍謂衛青聖去病以
 衛霍之為將比武為東川及劔南節度則迂謫
 之中雖可哀而復榮也武為京兆少尹人為京
 兆尹為成都尹劔南節度又復節及劔南此為
 口登會府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川東川西川
 皆華陽也洙曰漢張敞為京兆走馬章臺街
 而唐詩有章臺却漢哀帝每見鄭崇氣華履突
 曰我識鄭尚書獲声成帝時御史府寺列柏桐
 常有野鳥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号曰朝夕
 鳥趙曰漢衣冠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
 有異政輒云白馬生且復諫笑洙曰蜀志諸葛
 亮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詠至公鄭
 八之歌子庶未足為過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
 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絲高者補郡縣

吏次為孝第力田由是大化夢弼曰自京兆空
 柳邑至文翁儒化成以此嚴武為京兆尹及鎮
 蜀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特也武嘗辟公為參
 謀故又以記室得何遜齠鈴廷子刑為此洙曰
 果書何遜為建安工記室王晏文學之士日與
 遊宴晉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豈
 無成都酒憂國以細傾言成都堆有醇酒而憂
 國難不敢盛為宴飲故下句言觀釣閑遊亦燕
 察民風也洙曰左傳晉侯疾夢二豎子君育之
 上膏之下師曰以顏回賈誼為此謂武年少而
 殂也洙曰馬融好笛造死客弔之詣靈橫笛田曰
 晉武帝拜王潘龍驤將軍潘卒葬柏山大營壑
 域垣周四
 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

洙曰按史讓皇
 帝憲睿宗長子

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諸侯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

陽郡王璉璉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春遇之歷人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

外表

語之所從生則周然笑觀貼得別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

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愛其謹潔極倍此

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

死園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

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

上

必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

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

扣馬久上陳竟無銜繁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

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耽

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

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露巾揮翰綺綉揚篇什

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孤兔隣宛彼漢中郡

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

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哀謝多酸辛

日洙

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計彥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分寸不可曲若出塞曲返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壯數聲動壯士慙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夢弼曰翠麟馬名也趙曰下拂明月輪言馮下拂弓也洙曰天笑天子之笑也夢弼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嗔嗔註嗔開口而笑也洙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註檠銀月反謂車之鈎心也銜檠

之夏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醴按醴登大僕卿與賈知章褚庭晦梁陟等善為詩酒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叙謙辭也洙曰璉弟璠早有才望偉儀表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鶴曰廣德初公與漢中王嘗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亭詩近屬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

註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書閣萬卷豈時目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誠問驚歎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遷遷戶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

即中為姚崇所嫉左什括州司馬起為陳
 州刺史文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
 稱旨頗自矜術且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
 說為說所惡發陳州賍事抵罪會赦免貶
 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揚思昂討賊有功
 轉括渭淄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斥外
 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既入朝以陌
 聚觀以為占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
 爭訪門卷又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
 二以諛媚不得留出為汝郡北海太守會
 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有遺
 勣馬吉温令勣引邕嘗以休外相語陰行
 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
 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孺宇宙間高才日陵替

千言萬眼曠有餘情

古人不可

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抵聲華

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遺琢山嶽銳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

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九仞蕭蕭白揚路洞

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

事故吏去思計眇昧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

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蜀

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

未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
聽九臯啖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徃者武后
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
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寃恨官闕深旒綴
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意斷蒼
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統幾分漢庭倚夙
擁文侯筆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
謗易力何深啻易力未喻伊昔臨淄亭酒酣託不契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
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國公相
扼一危脆爭名豈古然鍵捷欲不閉例及吾家

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

公自註甫有和李太守詩

咨嗟

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坡陀青州血
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
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

詠六公篇

公自註杜若範敬暉崔元暉張東之袁恕已泊狄相也

憂來豁

蒙蔽

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今公詩自

蕭蕭白楊路至肉來映當時豈獨勤後世言

為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政碑之

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九以言例

趙曰豐至珊瑚鈎麒麟織成蜀與紫騮隨劍凡

凡此致者皆富貴之家以饋邕求其為文新史

云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洙曰吳志周

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為友史記越石

父賢在綵紵中晏子出漕之塗解左駟贖之延

入為上客邕之重義好與又如此趙曰衆歸明

給夷擺落多藏穢言在衆人則歸其能賜給在

邕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希曰江夏

雖用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木江夏人

故云洙曰邕有批韋巨源謚讓文士惟重之又

宋璟奏張昌宗凡第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

天初不應邕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

奏則天色解始允之故云否臧大常議面拆一

張勢趙曰賈誼有鵬鳥賦葬于蒼梧之野詩

思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洙曰漢制以

竹使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推等以迎朋友此言

邕果為刺史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曰後漢蔡

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

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邕洛陽獄為比小

臣指吉溫事見題下斃或作蔽非以篇末復押

蔽字左傳與小臣小臣斃希曰事志齊州濟南

郡更名臨淄洙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
亭詩今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未契正指此崔
蘇謂崔信明蘇源明盈川謂揚炯也嘗為盈川
令特進李嶠也皆有文名趙曰相國指張說也
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洙曰晉郗詵對武帝云
臣對策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此歷下

亭唱和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就郡杖綬之汶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洙曰邕有張栢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載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洙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

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各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帥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西京僱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

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

食臉必泣夜字照藝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

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安文包舊史善灑落

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文章日自負掾吏亦

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

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祕書茂松意載從祠墻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
禁齋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
兕豈獨刺反為後輩棄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
芝事絕萬壽寡垂之俟來者正始微勸勉不要
懸黃金胡為投乳賢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
滎陽復寂寞罪罟以橫胷嗚呼子遊日始泰則
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
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萬里餞

鶴曰東岳
萊蕪俱屬

兖州萊蕪兖州屬邑洙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
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謂而已故每食必泣師
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館多米其語趙曰掾
吏亦累餞謂源明累迂太子諭德夢符曰顏延
年贈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宮一毫乃出守趙曰
黃屋朔風卷謂明皇以祿山反乘輿出狩不暇
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厄八駿周穆王事夢弼曰肅宗
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有范
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之句獨源明以臨難不
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况也趙曰宋書
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靄亦醉取地土及
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靄曰今日何緣
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洙曰史記李斯傳二
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

得乎趙曰禁齋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始鎮
 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一齋尤美輒以
 薦帝呼為禁齋漢揚雄以賦為童子雕虫篆刻
 然竟為長揚羽獵賦見稱於時洙曰吳越王允
 嘗取純鈎劍示薛燭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
 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褒聖主得賢臣頃陸刺
 犀兕鄭曰刺止充切截也寧九章切取也洙曰
 漢光武大興祠齋房生芝而作歌按肅宗時宰
 相王與以祈儉進勸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崇淫
 祀源明數陳時政得失論其不可脩可曰尔雅
 贄有力註云出西海大秦國以狗多力獷惡音
 吠又音鉉炙穀子載贄銘曰爰有犢獸厥形似
 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吠洙
 曰柴陽謂鄭虔也橫戶孟切骨音吠鶴曰蘇鄭
 相繼而死死之日適值歲歉故有長安米萬錢
 之句詳見前註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箠
 身清漳濱萬里田橫門人說歌也後村詩話云
 杜八哀詩崔嵬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占作者
 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大史公諸贊
 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
 韻常使人以意逆志似不以叙事傾到為工此
 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
 蓋傷於多如李崑蘇源明篇中多累句亂去其
 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大史公紀傳周
 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洙曰鄭虔

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著書八十
 餘篇有窺其橐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
 蒼皂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
 為置贗文館以虔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

葦自為其詩并畫以獻帝大書其尾曰鄭
度三絕廷者作即交操山反初百官置東
都偽授履水部郎中因稱風按求攝市令
潛以蜜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
參軍唐至台
州數年卒

鷄鵠至曾門不識鍾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雕

籠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

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

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

無遺恨蒼叢何技癢公自註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

無不詳又著蒼叢等諸書圭臬星經奧虞善地理其功

又捲胡本草七卷如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大枉以此東方

之諧則神翰顧不一體變鍾蕪兩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

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

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

方尤所仰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

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

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飢拾稻
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
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
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
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焚
百年見存歿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

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懷述飄蕩

公自註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

案蒲翰齊僊謫江陵○洙曰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滅文仲使國人祭之莊

子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
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悲憂不
敢食一爵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文選鵙鷦鷯賦
彼孔雀翡翠或陵亦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
羽足以冲大窟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繒纓繳羽
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神農著本草
黃石公援張良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今鄭慶
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神農或闕漏
黃石愧師長高无之茶甘錄子美哀鄭慶詩
蒼叢何抄瘡蒼鳥外切草多皂叢在最切又徂
外切小也屢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
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
瘡以兩切瘡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
瘡也子美謂慶私著國史是技瘡不能自忍爾
唐史氏謂慶集當世事著書八篇目其書為
會粹亦承襲之誤矣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

選言陳圭置臬圭者玉圭以剛日影臬者表臬
 所以度廣狹也虫篆言能書冊青言能畫洙曰
 揚雄傳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朔贊朔詠
 達多端應諧似優脩可曰鍾繇鍾會父子善隸
 書皆盡其妙按書苑度善草隸呂摠云度書如
 風送雲收霞催月上夢弼曰滄洲謂度所畫之
 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洙曰晚就雲香閣謂
 度迂著作即魚豢典畧芸香辟紙魚蠹放藏書
 亭稱芸臺洙曰四明山及桐溪皆在浙江夢弼
 曰不見杏壇丈憶度為廣文館博士時也始曰
 天台賦始經魁魁之塗存賤無人之境鮑照詩
 無由稅歸鞅師曰自春深秦山秀至時物集遊
 想公追憶昔時與度在閩中相從之樂也趙曰
 吾安放用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籍與兄子
 咸共為竹林之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鶴曰
 鄭審與度當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歲阿
 戎家詩村位亦公之從弟也東坡本此故與子
 由詩云頭上銀幡入阿咸又按審謫江陵而有
 宅在夔公嘗過其湖亭有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洙曰張九齡韶
 州曲江人擢進

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
 舍人出為冀州刺史復詔為秘書少監集
 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
 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為上
 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危以
 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為
 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遷荊州長史久
 之封始興縣伯請還養墓遇病卒贈荊州
 大都督謚口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

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
此胡非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
師九齡著其狀曰攘苴出師而誅莊賈孫
武習戰猶戮宮曠守珪行卜軍祿山不
容見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
心有逆相互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
無以王行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
存蜀思其忠為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
幣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
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
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

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

九齡犬節

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未亦不及弔祭殆失畫意

骨驚畏曩哲鬢變負

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惡多幸敢忘二疏歸痛
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興不
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
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快起翠螭倚薄巫
廬並綺麗玄暉擁殘誅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

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

林憲闕情延頌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

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燧艇

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循

堯土階三尺巢由隱於箕山潁水今言想土階

則有致君堯舜之心故未遑於箕潁也希曰玉

堂金華皆歿名越曰此言九齡為校書郎為中

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曰碣石歲岬嶽言

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祿山反於河北

之范陽天地日蛙龜言天下之入籍籍有言如

蛙龜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暈暈游乎首

地証謬諛弄口得志也沫曰大庭古不治之國

也退知吟大庭何心記榛梗謂九齡雖退食之

間未嘗忘致治而不以嫌猜為心也鬢黑髮也

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貂蟬侍中冠今云

雖蒙換蟬冠而按九齡傳不載為侍中右地愿

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在右地已漸愿

為多幸矣洪曰漢疏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

受口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

卿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如翁

名耽忽辭毋去毋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

年天降疫疾庭中水簷逸橘樹可以代養至時

病者食橘葉飲水而愈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

乞歸養詔不許迂中書侍郎以毋喪解數不勝

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故云痛迫蘇耽井紫綬太

守繫印之綬謂九齡左迂荆州長史也沫曰晉

庾亮鎮武昌乘月至南樓謂佐史曰諸君少住

士

三

四

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和為洽為
穎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陽發陰管謂
黃鍾之律淑氣舍公昂謂大烹之和以美九齡
之詩篇也趙曰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言開
散曲江文帙神物歛起其高至並玉廬之山也
珠曰謝眺字玄暉為文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
戲誅趙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
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
歸老守政林謂請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蕪絕
善本作無字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
終無絕於庚嶺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
同惡寄史筆所當書昭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
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
意也趙曰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
死帝春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弼曰按
曲江文集九齡嘗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

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
欲整棹以弔之其奇意深矣

贈秘書監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
邕撰胡獲靈詩余初讀子美八

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
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
也六公者五王各為
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水滸卷十三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